第一章　军队组织体制变革总论

新军事变革的三大构成要素之一是军队组织体制变革。军队组织体制变革的实质是，使工业时代机械化军队的体制编制转化为信息时代信息化军队的体制编制。本章作为全书的第一章，将论述在新军事变革条件下军队组织体制变革的主要动因、目标、特点和发展趋势。

一、推动军队组织体制转型的主要因素

一切事物的发展变化，都是它自身内部矛盾运动的结果，同时又同周围其他事物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列宁指出：“要真正地认识对象，就必须把握和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媒介’。我们决不会完全地做到这一点，可是要求全面性，将使我们防止错误，防止僵化。’① 军队组织体制作为国家重要制度之一和社会上层建筑的重要内容，它的变革，特别是在新军事变革条件下的变革，除了自身的矛盾

① 《列宁选集》,第四卷,第 419 页，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3版。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运动所决定外，还必须受到种种社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这些影响因素很多，如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国家政治制度、人口资源、地理环境、民族文化传统等等。但是，以下四种因素是推动各国军队组织体制变革的主因。

（一）人类文明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过渡

当前，人类技术社会形态正处于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过渡时期。尽管世界各国向信息社会转变的起步时间有早有晚，起点有高有低，速度有快有慢，但都处于这一转变过程中，都没有完全进入成熟的信息社会。发达国家已经进入信息社会的初级阶段，发展中国家正在敲击信息社会的大门。

社会是军队的“母体”，有什么样的技术社会形态，就有什么样的军队形态。工业社会孕育出了机械化军队，信息社会也将把信息化军队带到人间。社会主要是从事经济和生产活动的人群，军队主要是准备进行战争和进行战争的人群，社会生产的组织结构和军队的组织体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美国著名未来学家托夫勒在其 1993 年出版的《战争与反战争》一书中认为，在当今时代这种联系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社会经济生产组织的“非大规模化”与军队规模逐渐变小和部队编成小型化。多年来，西方国家的大企业、大公司都在逐渐裁员，人员越来越少。美国国际商用机械公司不仅大量解雇工人，还将自身分解成 13 个有自主经营权的小单位。与此同时，各国的裁军势头至今热度不减，都在走压缩军队规模，提高军队质量，精兵高效之路；部队的官兵数量也在减少，编成在缩小。

二是社会经济生产组织建立“矩阵式结构”与军队领导指挥体制

的“扁平网络化”。西方国家的很多大公司为了适应市场、技术和消费结构的飞速变化，都在争相“拆除工业时代的多层管理结构”，减少中间管理层次，建立联系快捷、协调方便、信息通畅的“矩阵式结构”。相比之下，一些发达国家军队也在改革工业时代形成的纵长横窄、多层级的领导指挥体制，减少指挥环节，缩短信息流程，建立扁平、精干、高效的作战指挥系统。

三是社会上综合性企业日益增多与作战部队的合成化。美、英、日等国的综合性企业增长迅速，它们根据社会需求，从几十个厂家和十多个批发中心订货，采购几十万种商品。一些发达国家已经或即将根据多种不同作战的需要，打破陆、海、空军的军种界线，混合编组部队，提升部队的合成程度，加强部队的联合作战与合成作战能力。

（二）信息技术和信息化武器装备的发展

信息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广泛运用，引起了精确制导、遥感和探测、卫星通信和卫星预警、全球定位导航、隐身、激光、微光夜视、光电子对抗等一系列军事高技术的迅猛发展，使武器装备的性质和效能发生了根本变化。机械化武器装备的作战效能是由物质、能量两大要素构成的，其作用对象和目标相应地也是有生力量和有形物体，其核心性能有二：一是杀伤力，二是机动力。而在军事信息革命浪潮中涌现出来的信息化武器装备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追求物质、能量、信息三大要素的有机结合。正是这种结合，改变或部分地改变了传统武器那种纯粹的实体物质的机械性质，增加了两个更为重要的崭新能力，即信息力和结构力。信息要素输入导致形成的信息力，致使武器系统成了某种程度上具有中枢神经、大脑、眼睛的人机结合体。所谓结构力，使机械化武器装备的分解性单个功能，如目标探测、跟踪识别、指挥

控制、火力打击、战场机动等，合成为一个整体系统。信息化武器系统依靠其信息力和结构力这两大性能，提供了有区别地、实施精确打击的手段，获得了实战效能前所未有的大幅度提高。武器装备性质和效能的这种根本性变化，必将导致军队组织体制的跨时代变革。

以往军队力量的强弱，主要以陆、海、空部队人数，以及坦克、飞机、军舰、弹药等武器装备的类型、数量来评定。然而，若对装备信息化武器系统的军队力量做出评定，这些静态的数质量指标显然已经远远不够。因为信息化武器系统的信息力、结构力是一个动态指标。在伊拉克战争中，伊拉克与美英联军的兵力对比是 2:1，但战争结果却是伊军惨败。这样的战争结局，光靠兵力兵器的静态数、质量对比是很难预测的。在这里，起关键作用的是美英部队信息化武器的信息力和结构力的巨大潜能。由此可见，在 21 世纪的信息化战争中，过去那种静态数量指标的力量评估原则将会根本改变。这必将对传统的军队组织体制造成根本性冲击，工业时代的庞大战争机器不再是信息时代战争的宠儿。

信息化武器装备系统的大量运用创造了作战空间更加扩展、作战时间大大缩短的崭新战争时空关系，从而引起战略、战役、战术三个层次的垂直阶梯关系发生根本性变化。信息武器装备体系的超时空指挥控制能力和近实时远程精确打击能力，可使战术打击瞬时直接达成战略目的，战略指挥可随时介入战术层次，同时对敌前后方实施全纵深打击真正成为可能。尤其是这种没有前后方之分的打击清楚地表明，战略、战役、战术三个层次作战行动的界线正在变得模糊不清，甚至重合在一起。这必将对军队的整体结构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传统的按战略、战役、战术层次区分的军队编成将彻底改变；军队传统的领导指挥体制、领导指挥关系也将受到根本冲击，根深蒂固的等级观

念将被削弱，各级指挥官和士兵的能动作用将充分发挥。未来的军队可能不再是机械地按不同功能分编的武装集团，其编成的整体性将更加凸现。

（三）信息化战争的要求

不同的战争形态要求与之相适应的不同的军队组织体制。战争形态对军队体制的影响反应了军事领域特殊规律对军制的客观要求，也就是说，军队体制必须体现特定历史时期战争和军事斗争的客观规律。所谓战争形态，是指在人类技术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因交战双方使用的手段不同，交战中使用的能量形式不同，而呈现出的不同的战争内在结构和外在表象。一切军队及其组织体制，说到底都是为夺取战争胜利服务的，都必须适应战争的需要。因此，战争形态的变化必然引起军队组织体制的变革。

在人类文明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过渡时期发生的新军事变革，将导致机械化战争经过高技术战争阶段，最终过渡到信息化战争。信息化战争是信息时代的基本战争形态，是由信息化军队在陆、海、空、天、信息等五维战略空间，用信息化武器装备进行的，以信息和知识为主要作战力量的，附带杀伤破坏减到最低限度的战争。这一定义表明，信息化战争有六个基本点：一是时代性。在信息时代，有多种形态的战争，但信息化战争是最基本的、最主要的战争形态。二是交战双方至少一方是信息化军队，机械化军队或半信息化军队打不了信息化战争。三是要使用信息化、智能化武器装备，各作战单元网络化、一体化。四是要在五维战略空间进行，特别是在航天空间、信息空间进行的战争要占相当比例。五是在物质、能量、信息等构成作战力量的诸要素中，信息起主导作用，信息能严格调制在战争中表现为火力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和机动力的物质和能量。六是战争中的必要破坏和“流血暴力”依然存在，但附带破坏将降低到最低限度。

要打信息化战争，首要条件是必须有信息化军队。信息化军队的组织体制肯定不同于机械化军队的组织体制。现在看来，信息化战争这种全新的战争形态至少要求：减少指挥层次，建立矩阵式作战指挥系统；创建天军和信息军，特别是着手组建信息化航天部队和信息战攻防部队；按新联合作战的要求，组建高度一体化的诸军兵种联合部队。

（四）军事战略调整的需要

国家军事战略是国家最高军事当局对军事斗争全局特别是战争全局的筹划和指导。它集中体现了一个国家、民族或政治集团运用军事手段要达到的政治、经济、军事目的。同时，它又反映了军事斗争的特殊要求。军事战略对于军事领域的各种活动、各种关系具有全局性的指导和制约作用。军事战略要通过相应的军队体制体现出来；反过来，军队体制又能促进和保证军事战略目标的实现。军事战略的调整变化，必然引起军队体制的调整变化，军队体制是否科学合理，也直接影响着军事战略的贯彻执行。

军事战略对军队体制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决定并制约着军队的总规模和总结构；二是决定并制约着武器装备的发展及管理体制；三是决定并制约着军事教育与训练制度；四是决定并制约着军队的管理、后勤保障等制度。在军队体制发展的实践中，军事战略的这些影响是相互作用的，很难把它们截然分开。其中，对军队规模、结构、体制编制的影响最直接。

在世界新军事变革条件下各国军事战略的调整，不是一般的调整，

是向信息时代信息化军事形态发展方向的调整，这种调整更具根本性。近些年来，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军事战略调整变化的大方向是信息化。就像核武器出现后军事战略出现了“核化”趋势一样，现在的军事战略又出现了“信息化”趋势。于是，“信息战略”、“信息威慑”、“信息优势”、“信息威胁”、“信息垄断”、“信息攻击”、“信息防护”、“信息保障”、“信息保护伞”等军事战略术语应运而生。一些西方军事理论家认为，信息的作用不亚于核武器，因而在上述术语中将“核”换成了“信息”。军事战略朝信息化方向的调整变化发出了一个强大的信号：要逐渐建立根本不同于机械化军队体制编制的信息化军队。

二、军队组织体制变革的主要目标

新军事变革将最终产出两大产品：一是信息化军队；二是信息化战争。而且，这两者相辅相成，互依互存，没有信息化军队，就不会出现信息化战争。军队组织体制变革的实质是，使机械化军队的体制编制逐步转化为信息化军队的体制编制。那么，信息化军队的体制编制是个什么样子？这种体制编制的理想模式是什么？一些西方军事未来学家对此做出过概略的预测，他们认为，信息化军队的组织体制应该是精干高效、便于信息快速流动与使用、总体构成的整体性更强、整体作战效能极高的军制形式。据此，可以推断出实施军队组织体制变革的主要目标。

（一）达成信息快速流动与使用

实施军队组织体制变革的最重要目标是，使信息这一构成战斗力的主导要素能在整个军事组织体系内快速、顺畅、有序的流动。这一目标具有根本性，它是实现军队组织体制精干高效、加强军队结构的整体性、提高整体作战效能的有效途径，是实施军队组织体制转型的根本目的，是打赢未来信息化战争的重要保障。可以这样说，军队组织体制变革的成败，主要取决于新体制能否使信息快速流动与利用。

机械化军队的组织体制不利于信息快速流动，必须改革。在工业时代，机械化战争规模大，战线绵长，战场广阔。这就造就了从最高统帅部到基层部（分）队、从上到下横向不连结、纵长横窄的“树”状作战指挥体制。这种体制当时之所以十分有效，是由于那时高级指挥官最主要的战场信息来源于与敌接触的部队。低级指挥官比高级指挥官能更快、更准地看到部队作战情况。采用这种体制，正好解决了上级能够收集、综合来自战场各个部分的信息，并获得上情下达、下情上送的沟通渠道。但是，这种体制不利于信息的快速流动，其原因是：信息流程长，平级单位之间、侦察系统与武器系统之间不能横向沟通，必须经上级中转；抗毁力差，被切断“一枝”，就影响一片，切断“主干”，则全部瘫痪。在海湾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伊军的两次惨败证明，机械化军队自上而下高度集中的多层级领导指挥体制已经不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

军队组织体制必须改革，而改革的大方向是，使信息能够快速流动与使用。但是，如何改革？谈何容易。现在，还没有一个国家的军队真正付诸实践，只是一些外国军事理论家提出了改革设想。例如，美国军事战略家诺尔曼·戴维斯建议，把军队指挥控制体制的层级结构

改造成网状结构。扁平形网状指挥控制体制的结构特征是：外形扁平，横向联通，纵横一体。外形扁平要求减少指挥层次，缩短信息流程，充分发挥横向网络的作用，使尽量多的作战单元同处于一个信息流动层次。横向联通是指，不仅平级单位之间能直接沟通联系，各作战平台之间也能实时交换信息。实现纵横一体的关键设备是计算机。不仅指挥中心，网络节点，而且每件武器、每个士兵都有计算机，整个战场就像一个计算机大平台，从而实现信息流程最优化，信息流动实时化，信息采集、传递、处理、存储、使用一体化。

（二）实现精干高效

工业时代的机械化军队的组织体制就追求精干高效，但很难完全实现。而信息时代的信息化军队的组织体制则不可臃肿低能，必须精干高效。精干，既指军队规模小，质量高，更指各级领导指挥机构人员少而精；高效，是指各级领导指挥机构和领导指挥人员的工作效率高，作战效能强。建设精干高效的军队组织体制，是打赢高技术战争特别是未来信息化战争的需要。

要建立精干高效的军队组织体制，应该做到以下四点：其一是机构精干。在保证有效完成规定任务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简化机构设置，减少编制员额。其二是结构合理。机构体系和谐顺畅，机构的部门设置和人员编配与其职能相适应，力避因人设事。其三是职能分明、关系谐调。从整体上对军队各级各类组织和机构的职能进行科学设计，保证其既全面覆盖，又协调统一；搞好各层次、各部门、各专业系统职能的有机衔接，既避免重复、交叉，又能相互制约，使各种纵向和横向的关系简明，便于操作。其四是指挥和管理的幅度、层次适当。主要依据指挥和管理的性质、人员素质和手段等因素，合理确定指挥

和管理的幅度，并以此为基础，根据组织机构的纵向职能分工，合理确定指挥和管理层次，保证组织机构的高效运转。其五是网络联接。从纵向、横向上用信息网络联接各机构、各部门，实行电子军务。

信息化军队的作战指挥体制更需要精干高效，否则就无法适应信息化战争快速、准确的作战节奏。当前，美军正在研究一种矩阵式网状指挥控制结构。这种指挥体制结构要求，通过利用横向一体化技术使司令部与各作战部队之间，以及各作战部队之间实现横向联网。这种横向一体化的扁平指挥结构，指挥层次少，可使集中指挥与分散指挥都更有效地实施；营可以向军报告情况，单个舰艇可向舰队司令部报告情况，反过来，高级司令部也可以对基层部（分）队实施直接指挥。试验证明，这种指挥系统的生存率高，因为横向网络可沟通的节点多，能防止整个作战体系的瘫痪。

（三）加强军队构成的整体性

进行军队组织体制变革的另一个重要目标是，加强军队构成的整体性。信息化军队的组织体制比机械化军队组织体制的整体性更强，更要求各个组成部分的协调与和谐，更要求总体构成的合理性和科学性。它应该是一个各组成部分互相有机衔接、互相渗透、互相协调、互相制约、系统的整体功能大于各分系统功能之合、实现无缝隙联接的有机整体。

信息化军队的主要任务是实施信息化战争，信息化战争是体系与体系的对抗，要打赢信息化战争，就必须充分利用军队的各种资源，最大限度地发挥军队每一个组成部分的功能。这就是说，信息化军队必须有整体性更强的组织体制：一是组成军队的各个职能系统，如领导指挥、作战、后勤保障、部队训练等系统，结合更为紧密、协调；

二是各军兵种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密切，各军兵种建设协调一致；三是战斗部队编成进一步合成化、多功能化。未来信息化军队基本构成整体性的增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军队规模的不足及单个系统力量的薄弱，通过整体性优势来提高军队的作战效能。

美军为了高效率、高效益地实施联合作战，打赢现在的高技术战争和准备打赢未来的信息化战争，已经开始打破军种界线，以建立相应作战系统的方式，构建新联合作战力量。这种新联合作战力量的整体性很强，其结构方式是，把各军种相同或相近的作战要素统一组织起来，聚合成联合职能作战系统，然后再将这些相关的联合职能作战系统聚合成联合作战系统。联合作战系统的运作程序是，各军种向联合部队司令官提供职能部队，联合部队司令官根据其不同的作战能力，通过优化组合，分别建立相应的联合职能作战系统，尔后利用这些联合职能作战系统实施联合军事行动。美军的联合职能作战系统通常区分为联合侦察与监视系统、联合火力打击系统和联合运送与机动系统。这三者紧密结合，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高度一体化的联合作战体系。

（四）提高整体作战效能

军队组织体制变革的终极目标是，提高军队的整体作战效能，因为无论是达成信息快速流动，实现精干高效，还是加强军队结构的整体性，都是为了一个目的——提升军队的整体作战能力，并使这种全新的作战能力由于有相应的体制机制的保障而稳定化、持久化。

这次军队组织体制变革的主要内容是，把机械化军队的总体结构改造成信息化军队的总体结构，从而生成信息化军队特有的、全新的整体作战效能。系统论认为，任何系统所具有的整体功能，都与其总体结构密切相关。要提高军队的整体作战效能，就必须建立和保持科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学合理的军队总体结构。因此，为适于打信息化战争的信息化军队构建科学合理的总体结构，是使其具备全新的整体作战效能的组织保证。为了提高军队的整体作战效能，并在军队信息化建设过程中逐步构建全新的整体作战能力，一些发达国家已开始变革军队体制：一是调整各军兵种构成，使其在整个军队中比例适当；二是改变军队各职能系统的组成方式和相互关系，使其构成一个相互协调、结构严密的有机整体；三是科学整合军队指挥层次，使其结构简明、流畅有序。

在新军事变革条件下提高军队的整体作战效能，特别是构建信息化军队特有的整体作战能力，关键是要通过体制编制的调整使军队生成结构力。在信息化战争中，结构力是军队战斗力的重要构成要素，具有与信息力、火力、机动力、防护力同等重要的地位，并是这些要素形成合力的黏合剂。结构力产生于武器装备、作战理论、军事人员科学合理的整合。军队组织体制改革的目的就是，谋求一种科学的结构形式，以生成比原有组织体制更强大的作战能力。这次进行军队组织体制改革，建立信息化军队的体制编制，实质上是追求一种具有新“质”的结构力，并使这种结构力能在最短时间内、最大程度上、最有效地发挥或释放出来。

三、军队组织体制变革的主要特点

世界新军事变革中的军队组织体制变革，不是一般的体制编制调整，而是一次军事组织体制革命，是把机械化军队的体制编制改造成信息化军队的体制编制的质变。

（一）根本性

这次军队组织体制变革的根本性，是指对工业时代机械化军队的体制编制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使之成为信息化军队的体制编制。因此，这次军队组织体制变革既不同于一般性的军事体制调整，也不同于军事体制某个阶段的进步，是军事体制领域及制约军事体制领域发展的各个方面在旧质的基础上向新质的一次巨变，是一次军事体制上的“质的飞跃”。这种质变的性质，主要体现在结构、功能、机制的变化上。

从结构的变化上看，它反映了信息化战争形态下军队组织体制的本质特征。首先，在以大机器生产为产业标志的工业时代，军队结构也体现着大机器的模式。军队这部庞大的战争机器由众多的军兵种零部件组成。这些零部件彼此不能代替，各自在自己的领域行动。在未来的信息化战争中，C^4I 系统和远程精确打击兵器将使传统的陆、海、空三维战场扩展为陆、海、空、天、信息五维一体的统一战场。无论是陆、海、空军传统军种部队，还是天军、信息军等全新军种部队，都能在这一广阔的多维战场纵横驰骋，打破军种界限在不同战场空间实施作战行动。海军舰队可以同装备智能型导弹的轰炸机一起在海上作战；空中战斗战役可以由作战飞机、地面部队、海军舰艇一起遂行；规模有限的特种作战也会使用天基通信系统，并得到空中或海上作战系统的支援；对地面部队的打击也能同时运用空中、海上和太空发射的远程反装甲弹药；天战或空间战，既可由天基武器系统实施，也可由陆基、海基、空基作战系统进行；各军种部队甚至非军事人员，都能在信息空间进行信息战，特别是网络战。这种趋势无疑将对传统的军兵种结构造成根本性的冲击，促使军兵种的合成迅速发展，最终导

致陆、海、空、天、信息一体化部队的形成。其次，在工业时代，坦克、飞机、军舰、火炮这些纯战争工具，导致生成了完全独立于民间之外的军事组织；而在信息时代，支援和主宰武器系统乃至军队的信息技术却具有军用和民用双重作用，计算机、卫星通信、遥控遥感装置等，既可用于军事，也可用于气象、地质勘探。信息技术的这种军民共享性，便是未来军民在某种程度上走向结合的纽带。可以肯定，随着军队对信息系统依赖的加深，随着民用信息基础设施在信息化战争中作用的增强，出现某些军民合作机构将不可避免。

从功能的变化上看，它反映了信息化战争能量释放形式的要求。与工业时代机械化大生产的特点相一致，机械化战争也发展到了大规模战争的顶点。庞大的军队，广阔的战场，源源不断的飞机、坦克、大炮、弹药，要赢得这种战争的胜利，只能靠消耗大量资源的“钢铁大战”和“地毯式”轰炸。与这种战争形态相适应的军队体制编制，所追求的是能实施“大兵团”作战、具有大规模杀伤破坏能力的功能。在未来的信息化战争中，广阔分散的战场将被 C^4I 系统连成一体，庞大的机械化兵器和军队将代之以小型军队和信息化武器平台，地毯式轰炸也将被精确打击所取代。与这种战争形态相适应的军队体制编制，所追求的是有区别地、精确地运用作战力量，实施高精度的点穴式作战。

从运行机制的变化上看，它将使机械化战争中形成的指挥控制机制退出历史舞台，形成与信息化战争相适应的指挥控制机制。工业时代的机械化战争是“计划中心战”，它规模的巨大和战线的绵延、广阔，造就了以多层级指挥控制体制为主导的运行机制。这种机制之所以有效，是由于战争的计划性强，战略级、战役级、战术级作战的展开，都要受各级指挥官的严格控制。而未来的信息化战争是“行动中

心战”，作战行动随机实施，不预先计划，指挥官根据瞬息万变的战场情况随机或即时指挥作战。在这种情况下，原先那种多层级的指挥控制机制，只能迟滞作战节奏，因而必须尽可能减少层级，形成网络式的少层级或无层级指挥控制机制。

（二）全面性

军队组织体制变革全面性的内涵有两个层面：一是改革内容的全面性。也就是说，这次军制改革不是军队制度某个或几个方面的变革，而是涉及到军队的各个方面，从军队总体结构、军事领导指挥体制、各军种体制、院校体制、部队编成体制，到军事、政治、后勤、装备等各项管理制度，都将发生根本变化。二是指效能上的全面性。这次军制变革追求的不是某一个方面或单个系统效能的提高，而是整个军队或军事系统整体效能的提高。

这次军制变革的全面性特点，从根本上说，是由军事技术革命和军事理论创新的深刻性决定的。军事变革或军事革命的历史表明，军队组织体制发生革命性变革通常有两种形式：

一种是按照创新性军事理论，对原有的军事要素加以重组，以形成一种新的内部结构。在这种情况下，军事领域里原有的要素并没有根本性的变化，但通过结构性调整，它们在军事体系中的位置、运行方式及相互关系发生了变化，因而具备了新的质量。在这种情况下，军事理论的创新程度决定军队结构性变革的深度。例如，在拿破仑时期的法国军队中，虽然作战力量还是原先的步兵、骑兵和炮兵部队，但它们却依据合成作战理论在师和军一级实现了合成。这种结构性变化，使其能够在战争中进行大规模的步、骑、炮诸兵种协同作战，较其他欧洲国家军队形成了更强的作战能力。

另一种是由于军事技术的飞速发展出现了新的军事要素，并根据新军事理论把这些新要素纳入到军事体系的整体结构之中，使其与原有的要素结合，导致原有要素的推陈出新，进而从根本上改变军事体系的构成。比如，20世纪20～30年代出现的飞机、坦克等武器装备，曾孕育出空军这一新的军种和装甲兵、摩托化步兵等新型兵种部队。又如，核武器和弹道导弹的出现，曾导致具有核打击能力和核威慑作用的新战略力量的诞生。这些新军事要素不仅为军事体系增添了新成分，而且是冲击原有军事组织体系框架结构的革命性力量，使军事体系中原有的要素有的被取代，有的被改造，又有的被融合，从而生成了新型军事体系结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出现的机械化大兵团作战的组织体制，以及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核力量与常规力量相结合、战略威慑力量与实战力量相结合的军事组织体制，就是由于这些新要素的加入而引起军事组织体系革命性变革的产物。这次军队组织体制的转型或变革，将是上述两种情况兼而有之的结果，其根本动因既有飞速发展的军事技术革命，又有深度的军事理论创新，因此，涉及的面更广，触及的深度更深，更具全面性、深刻性。

（三）广泛性

广泛性是一个地理概念，指的是不仅发达国家在进行军队组织体制变革，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将被卷入其中。军队组织体制变革的广泛性特征，是由世界新军事变革的广泛性决定的。既然以建设信息化军队为主旨的新军事变革要在世界多数国家发生，而进行军队信息化建设的主要内容之一又是建立便于信息快速流动的新型军队体制编制，那么，军队组织体制变革也必然在多数国家军队展开，具有很强的广泛性。目前，不仅美国、俄罗斯等军事大国在积极发展信息化武器装

备、创新军事理论的同时，大力改革军队组织体制，德国、英国、法国、日本、澳大利亚、以色列，以及印度、巴西、韩国、越南等也都十分关注新军事变革的发展及产生的影响，积极研究对策，加大了包括调整军队组织体制在内的军事改革力度。

广泛性并不否定不平衡性。军队组织体制的革命性变化，受到政治、经济、科技、军事、文化传统等多种因素的制约。由于各国在这些方面的情况不同，发展水平各异，其军队组织体制改革的深度和广度也具有很大的不平衡性。就当今世界的状况看，有的国家已进入信息社会的初级阶段，而有的国家仍处于工业社会，甚至还有的处于农业社会，即使是处于同一社会发展阶段，由于军事学术思想的差异，国家军事领导人的认识和主观努力不同，所以，各国军队组织体制改革的进展也有快有慢，差别很大。

四、军队组织体制发展的大趋势

在新军事变革条件下各国军队组织体制发展的大趋势是，机械化军队的组织体制逐渐向信息化军队的组织体制过渡。鉴此，有必要对信息化军队作一个整体描述。信息化军队，是信息时代的主要军队形态，是规模小、质量高，装备信息化武器装备体系，由新型军事人员构成，以信息为作战力量最重要构成要素，适于打信息化战争的网络化、知识化、一体化武装集团。从这一定义可以看出，信息化军队与机械化军队相比有六大特点：一是时代性，信息化军队是信息时代或信息社会的主要军队形态，一个拥有信息化军队的国家，其社会形态通常是信息社会；二是军队精干，兵力数量少，有强大的天军部队和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